

老巷里住过两位明代大学士

文/朱昌勤



靳家巷 朱昌勤 提供

在明代，镇江靳家巷、钱家山两条老巷子里，曾有两位大学士在此住过，前者是靳贵，后者则是杨一清。

靳贵比杨一清小10岁，或许因为都住在镇江的缘故，靳贵曾拜杨一清为师，师生俩才学过人，后来均成大器。明代废除了历朝设置的宰相职务，大学士就相当于宰相。镇江的这两个位极人臣的大学士，有着正直坦荡的为官之道，其品性令世人称颂。

杨一清14岁中举人，19岁中进士，授中书舍人，后任陕西提学副使。在杨一清名师的教诲下，靳贵学问日深，科举之路非常顺畅，25岁时乡试第一

名，26岁时会试第二名、殿试第三名。授翰林院编修。

靳贵、杨一清中举后虽踏上仕途，但依然不失读书人本性，注重施教育人。杨一清在西北担任主管教育的大员期间，创办了正学书院、绿野书院，经常亲自教习，广施教化。杨一清善于识才荐才，一旦发现人才，随即推荐入学培养，由于受业者得到了良好的教育，终于学有所成，文学家李梦阳、礼部尚书乔宇等都曾从学于他。靳贵在任翰林院编修期间，兼任东宫讲官与经筵侍讲，负责教授太子（后来的武宗皇帝），还为孝宗皇帝侍讲经筵。靳贵同样识才荐才俱佳。有史书载：靳贵两次主持会

试，为朝廷选拔了优秀人才，其中状元杨慎后来被誉为“明代三才子”之首（与解缙、徐渭并称），文才出众，被朝廷委以重任，负责编修《武宗实录》；另一个状元舒芬入仕后任翰林院修撰，又被授谏议大夫，舒芬为官清正，敢言直谏，惜英年早逝。

靳贵、杨一清的文风相近，清新自然，摒弃浮华。杨一清有《文襄石淙集》、《石淙诗稿》，靳贵有《戒庵文集》流传于世。杨一清的诗歌，常寓情于景、抒发志向，如，曾登岳阳楼后赋诗云：“百尺高楼倚碧空，乾坤登眺几人同。眼前忧乐谁无意，天下江山此最雄。孤棹影冲烟浦外，浩歌声在水云中。东流万里终归海，不尽狂澜砥柱功。”其雄浑大气，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尽在诗中。靳贵有诗《送兰孝先还广陵》：“正好论心又欲行，江风不尽别离情。十年交谊推平仲，一郡才华重长卿。树绕帆樯隔瓜渚，天低睥睨见芜城。相思有意君知否，九曲亭前看月明。”诗中寥寥几笔，已将不舍的离情别绪表达得淋漓尽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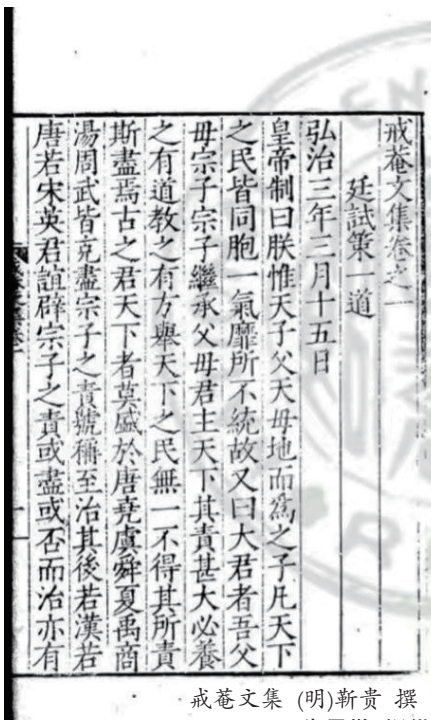
靳贵、杨一清的为官之道同样高洁而正直。武宗时期大宦官刘瑾把持朝政，祸乱朝纲，靳贵不肯依附权阉，从此刘瑾怀恨在心，寻机报复。于是挑出靳贵参与修编的《大明会典》中的一些小毛病，将靳贵贬为光禄卿。幸亏武宗念及曾经的师生情谊，

靳贵很快官复原职。杨一清同样敢于直言朝廷弊端。正德九年的元宵节，武宗在乾清宫大搞“庆祝”，引发了一场火灾，乾清宫化为灰烬。过后，皇上诏求直言时，杨一清上书称皇上视朝太迟，享祀太慢，在西内大造寺庙，在禁中留宿边兵，并阐述在京畿内设立皇店的弊病等，直言之皇帝与朝廷的不当之处。

敢言正直的好官常难有好结局，靳贵、杨一清都未能逃脱厄运。靳贵在翰林时，曾主持过两次会试。第一次主考会试后，有人揭发其家童受贿舞弊，靳贵亦不申辩。到了第二次会试时，靳贵已有病在身，但他仍带病复出，重任会试主考，想以此证明自己的清白，结果反而遭到更大的怀疑。受到言官们的丑化和攻击，靳贵无奈，只得辞官，归乡到了镇江。杨一清也遭小人的陷害，明世宗时期权臣张璠颇受皇帝宠信，张璠多次上疏诬陷杨一清接受他人贿赂，杨一清终被激怒，愤然请辞，也回到了镇江。

正德十五年（1520年）八月，明武宗南巡至镇江，所幸这位皇帝

并没有忘记曾经辅佐他的两位大学士。武宗先亲临了退休大学士杨一清府第，与其饮酒尽欢、写诗唱和。当获悉靳贵病逝后，武宗亲临靳贵府第，亲抚其灵柩，命大臣为靳贵撰写祭文，皆不称旨，于是武宗亲自为文以祭：“朕居东宫，先生为傅。朕登大宝，先生为辅。朕今南游，先生已矣。呜呼哀哉！”左右文学侍臣看罢，皆愧叹不如。



戒庵文集（明）靳贵 撰 朱昌勤 提供

我的老师刘锦先生

文/张风雷

近来忽然想起我的镇江师专老师刘锦先生来，主要是因为文友犀泽在写他的文章《刘地生先生的晚景及身后事》，一时间很多往事都在眼前闪过。

我是1986年考入镇江师专中文科（系）。刘锦又名刘地生，他是我的古代文学课老师。除了正常的教学，我们中文班的学生与刘锦先生似乎没有交往。对此，我咨询过镇江师专中文班数位同学，大家皆摇头。我只知道，刘锦先生第一次推门进来给我们上课，是在镇江师专的中文阶梯大教室。随着门“吱呀”一声，进来一位老人。呈现在我们中文1、2班学生面前的，是一位精瘦、文质彬彬的老头，他戴着金丝边框眼镜，衣衫整洁，头发梳得很亮。

刘锦先生教古代文学，我不知道他使用的是什么语言。我以为，应该说是“生涩难懂”，大略不是地道的普通话，或许是广东式的普通话。他所授课的内容，我也多不记得了，只有他对唐柳宗元诗《江雪》的赏析，印象深刻。除了教学外，我和刘锦先生的私下交往只有两次：一是到他的宿舍请教李清照的问题；二是同他一起去踏青拜谒宗泽墓。

我到刘锦先生宿舍请教李清照的事情，主要是有一段时间，在我个人文学兴趣中，为李清照的凄凉身世和绝世才情打动，不知怎么就想到了刘锦先生。最有意思的是，他借给我一本李清照的书，还特地让我打一借条呢。于其中，可以瞧出刘锦先生的性格，略微有些古怪。这是我同刘锦先生私下的第一次交往，也是刘锦先生给我的印象最深的一点。

第二次则是在1987年4月份，清明节前后，也是踏青的季节。我们周末在刘锦先生的带领下拜谒了京岷山脚下的宗泽墓。我也是在这个时候，知道了宗泽墓上的一副楹联：“大宋濒危撑一柱，英雄垂死尚三呼。”

我们从师专出发，至东门乘3路公交车到汝山的孟家湾下车，然后从孟家湾步行至京岷山脚下的宗泽墓。不过在上世纪80年代末，宗泽墓完全被掩蔽在京岷山郁郁葱葱的密林中，不是陌生的外乡人能轻易找着的。从孟家湾步行至京岷山脚下是一条土路。我们首先要到象山乡的万寿寺村，才能找到宗泽墓的具体位置，不像现在可以直接到京岷山脚下，且有明显的标志可以指

引，而是隔着一大片农田。从万寿寺村前朝南，越过大土路的路基，下到农田的田埂上，才通到京岷山脚下的宗泽墓墓道上。这其中并没有明显标志物，大抵要咨询当地村民才能知晓。当我们踏上宗泽墓墓道的甬道时，我才觉得四周古木森然，寂寞肃杀，更觉得京岷山似一把翠绿色的太师椅环抱着宗泽墓，这里真是一方风水宝地。

拜谒了宗泽墓后，我们随刘锦先生一起从京岷山翻山越岭攀登汝山。站在汝山之巅，我们眺望着东面的长江村，甚至可以看到谏壁镇的标志物谏壁电厂的大烟囱。刘锦先生告诉我们中文班的学生：“此（指汝山）是宁镇山脉在镇江城最东面的一条余脉。”我清晰地记得刘锦先生的这句话。不过，后来我还知道了京岷山、汝山和焦山都是宁镇山脉在镇江东面的一条余脉。回来时则是没有再坐车，我们师生又从汝山之巅重返京岷山，沿着京岷山古道（大体是现在的京口路）至镇江二监返回东门梦溪广场，再折回镇江师专的校园。

刘锦先生何时到镇江师专工作的？此事我曾电话请教过刘



锦先生的同事——镇江师专副教授、我的古汉语课老师笄远毅先生。笄远毅回忆：“1978年落实政策后来镇江师专工作的。”至于其他情况，笄远毅也不清楚。“因为刘本人从来不说，我们大家从来也不问。”

这一点我也与犀泽交流过。他认为，刘锦先生是在1980年来到镇江师专工作。他说自己有一份刘锦先生的简历，是以蒋文野校阅的自传简历为依据，此处详见《刘地生先生的晚景及身后事》一文。其文云：刘本名锦，字地生，似取“地锦草”之意，又表明农村、农民出身，与土地关系密切。他生于1922年11月，老家湖南桃源，是宋教仁的故乡。刘出身农家，读书颇迟。据他应《镇

江人物辞典》编委蒋文野（时任镇江师专中文系副教授）之邀，自填的履历是：“副教授。字地生。祖籍广东从化。1948年毕业于中央大学中文系，1949年到南京大学任助教。1949年到1953年借调到新华日报社工作。1956年晋升为讲师。1980年由南京大学调来镇江师专中文系任教。”

这段材料我在马德泾等编的《镇江人物辞典》中也查到了，该书编委确有蒋文野，他也是我的镇江师专老师。这篇小文就算是我对刘锦先生的致敬吧。